智囊/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四卷　迎刃

下一卷▶

危巒前厄，洪波後沸；人皆棘手，我獨掉臂。動於萬全，出於不意；游刃有餘，庖丁之技。集「迎刃」。

子產

鄭良霄既誅，國人相驚，或夢伯有〈〔良霄字〕〉介而行，曰：「壬子餘將殺帶，明年壬寅餘又將殺段！」馴帶及公孫段果如期卒，國人益大懼。子產立公孫泄〈〔泄，子孔子，孔前見誅〕〉及良止〈〔良霄子〕〉以撫之，乃止。子太叔問其故，子產曰：「鬼有所歸，乃不為厲。吾為之歸也。」太叔曰：「公孫何為？」子產曰：「說也。」〈〔以厲故立後，非正，故並立泄，比於繼絕之義，以解說於民。〕〉

〔馮述評〕

不但通於人鬼之故，尤妙在立泄一著。鬼道而人行之，真能務民義而不惑於鬼神者矣！

田叔

梁孝王使人刺殺故相袁盎。景帝召田叔案梁，具得其事，乃悉燒獄詞，空手還報。上曰：「梁有之乎？」對曰：「有之。」「事安在？」叔曰：「焚之矣。」上怒，叔從容進曰：「上無以梁事為也。」上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今梁王不伏誅，是漢法不行也。如其伏法，而太后食不甘味，臥不安席，此憂在陛下也。」於是上大賢之，以為魯相。

叔為魯相，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。叔取其渠率二十人，各笞二十，餘各搏二十，怒之曰：「王非汝主耶？何敢言！」魯王聞之，大慚，發中府錢，使相償之。相復曰：「王使人自償之；不爾，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。」又王好獵，相常從，王輒休，相出就館舍。相出，常暴坐待王苑外，王數使人請相休，終不體，曰：「我王暴露，我獨何為就舍？」王以故不大出遊。

〔馮述評〕

洛陽人有相仇者，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，終不聽，往見郭解。解夜見仇家，仇家曲聽解。解謂曰：「吾聞洛陽諸公居間，都不聽。今子幸聽解，解奈何從他邑奪賢士大夫權乎？」徑夜去，屬曰：「俟我去，令洛陽豪居間。」事與田叔發中府錢類。

王祥事繼母至孝，母私其子覽而酷待祥。覽諫不聽，每有所虐使，覽輒與祥俱，飲食必共，母感動，均愛焉。事與田叔暴坐待王類。

主父偃

漢患諸侯強，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，分其子弟，而漢為定其封號；漢有厚恩而諸侯漸自分析弱小云。

裴光庭

張說以大駕東巡，恐突厥乘間入寇，議加兵備邊，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。光庭曰：「封禪，告成功也，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，非所以昭盛德也。」說曰：「如之何？」光庭曰：「四夷之中，突厥為大。比屢求和親，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。今遣一使，徵其大臣從封泰山，彼必欣然承命。突厥來，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，可以偃旗臥鼓，高枕有餘矣。」說曰：「善！吾所不及。」即奏行之。遣使諭突厥，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

發入貢，因扈從東巡。

崔祐甫

德宗即位，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。上欲受，恐見欺；卻之，則無詞。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，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。使將士人人戴上恩，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。上從之，正己大慚服。

神策軍使王駕鶴，久典禁兵，權震中外。德宗將代之，懼其變，以問崔祐甫。祐甫曰：「是無足慮。」即召駕鶴，留語移時，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。

王旦

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"被旨選兵，下令太峻，兵懼，謀為變。上召二府議之，王旦曰：「若罪旻，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？急捕謀者，則震驚都邑。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，今若擢用，使解兵柄，反側者當自安矣。」上謂左右曰，「旦善處大事，真宰相也！」

〔馮述評〕

借一轉以存帥臣之體，而徐議其去留，原非私一旻也。

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。真宗以示王旦，公曰：「東封甚迫，車駕將出，以此探朝廷之意耳。可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，仍諭次年額內除之。」契丹得之大慚，次年復下有司：「契丹所借金帛六萬，事屬微末，仰依常數與之，今後永不為例。」

〔馮述評〕

不借則違其意；徒借又無其名；借而不除，則無以塞僥倖之望；借而必除，又無以明中國之大。如是處分方妥。

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，王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，而詔德明來取，德明大慚，曰：「朝廷有人。」乃止。

嚴求

烈祖輔吳，四方多壘，雖一騎一卒，必加姑息。然群校多從禽，聚飲近野，或騷擾民庶。上欲糾之以法，而方借其材力，思得酌中之計，問於嚴求。求曰：「無煩繩之，易絕耳。請敕泰興、海鹽諸縣，罷彩鷹鸇，可不令而止。」烈祖從其計，期月之間，禁校無復遊墟落者。〈〔南唐近事。〕〉

陳平

燕王盧綰反，高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。既行，人有短惡噲者，高帝怒，曰：「噲見吾病，乃幾吾死也！」用陳平計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，曰：「平乘馳傳，載勃代噲將。平到軍中，即斬噲頭！」二人既受詔行，私計曰：「樊噲，帝之故人，功多。又呂後女弟女婿夫，有親且貴。帝以忿怒故欲斬之，即恐後悔，〈〔邊批，精細。〕〉寧囚而致上，令上自誅之。」平至軍，為壇，以節召樊噲。噲受詔節，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，而令周勃代，將兵定燕。平行，聞高帝崩，平恐呂後及呂嬃怒，乃馳傳先去。逢使者，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。平受詔，立復馳至宮，哭殊悲，因奏事喪前。呂太后哀之，曰：「君出休矣。」平因固請，得宿衛中，太后乃以為郎中令，曰：「傅教帝。」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。

〔馮述評〕

讒禍一也，度近之足以杜其謀，則為陳平；度遠之足以消其忌，則又為劉琦。宜近而遠，宜遠而近，皆速禍之道也。

劉表愛少子琮，琦懼禍，謀於諸葛亮，亮不應。一日相與登樓，去梯，琦曰：「今日出君之口，入吾之耳，尚未可以教琦耶？」亮曰：「子不聞申生在內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」琦悟，自請出守江夏。

宋太祖　曹彬

唐主畏太祖威名，用間於周主。遣使遺太祖書，餽以白金三千。太祖悉輸之內府，間乃不行。

周遣閣門使曹彬以兵器賜吳越，事畢亟返，不受餽遺。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，至於數四，彬曰：「吾終不受，是竊名也。」盡籍其數，歸而獻之。後奉世宗命，始拜受，盡以散於親識，家無留者。

〔馮述評〕

不受，不見中朝之大；直受，又非臣子之公。受而獻之，最為得體。

蘇軾　范仲淹

高麗僧壽介狀稱「臨發日，國母令齎金塔祝壽」。東坡見狀，密奏云：「高麗苟簡無禮，若朝廷受而不報，或報之輕，則夷虜得以為詞；若受而厚報之，是以重禮答其無禮之餽也。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，云：『朝廷清嚴，守臣不敢專擅奏聞。』臣料此僧勢不肯已，必云本國遣來獻壽，今茲不奏，歸國得罪不輕。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：『州司不奉朝旨，本國又無來文，難議投進，執狀歸國照會。』如此處分，只是臣一面指揮，非朝廷拒絕其獻，頗似穩便。」

范仲淹知延州，移書諭元昊以利害，元昊復書悖慢。仲淹具奏其狀，焚其書，不以上聞。夷簡謂宋庠等曰：「人臣無外交，希文何敢如此？」宋庠意夷簡誠深罪范公〔邊批：無恥小人。〕遂言「仲淹可斬」。仲淹奏曰：「臣始聞虜悔過，故以書誘諭之；會任福敗，虜勢益振，故復書悖慢。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，則辱在朝廷；故對官屬焚之，使若朝廷初不聞者，則辱專在臣矣。」杜衍時為樞密副使，爭甚力，於是罷庠知揚州。〔邊批：羞殺。〕而仲淹不問。

張方平

元昊既臣，而與契丹有隙，來請絕其封。知諫院張方平曰：「得新附之小羌，失久和之強敵，非計也。宜賜元昊詔，使之審處，但嫌隙朝除，則封冊暮下，於西、北為兩得矣。」時用其謀。

秦檜

建炎初，虜使講和，云：「使來，必須百官郊迎其書。」在廷失色。秦檜恬不為意，

盡遣部省吏人迎之。朝見，使人必要褥位。〈〔此非臣子之禮。〕〉是日，檜令朝見，殿廷之內皆以紫幕銷滿，北人無辭而退。

吳時來

嘉靖時，倭寇發難，郎、土諸路兵援至。吳總臣計犒逾時，眾大噪。及至松江，撫臣屬推官吳時來除備。時來度水道所由，就福田禪林外立營，令土官以兵至者，各署部伍，舟人導之入，以次受犒，惠均而費不冗，諸營帖然。客兵素獷悍，剽掠即不異寇。時來用贊畫者言，為好語結其寇長，縛治之，迄終事無敢犯者。

〔按〕

時來在松御倭，歷有奇績。寇勢逼甚，士女趨保於城者萬計。或議閉關拒之，時來悉縱入擇閒曠地舍之。又城隘民眾，遂污蒸而為疫。時來乃四啟水關，使輸薪谷者，因其歸舟載穢滯以出。明年四月，寇猝至攻城，雨甚，城崩西南隅十餘丈，人情洶洶。時來盡撤屯戍，第以強弩數十扼其衝。總臣以為危，時來曰：「淖濘彼安能登？」果無恙。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，類以苫蓋，時來慮為火箭所及，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，夜選卒運之城外，以為木柵，扞修城者。卒皆股栗不前，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，眾皆從之，平明柵畢，三日而城完。復以柵材還為民屋，則固向所識也。賊知有備，北走，時來建議決震澤水，斷松陵道。賊至平望，阻水不得進，我兵尾而擊之，斬首三千餘，溺死無算。此公文武全才，故備載之。

陳希亮　蘇軾　章綸　姚夔

于闐使者入朝，過秦州，經略使以客禮享之。使者驕甚，留月餘，壞傳舍什器，縱其徒入市掠飲食，民戶皆晝閉。希亮聞之，曰：「吾嘗主契丹使，得其情。使者初不敢暴橫，皆譯者教之。吾痛繩以法，譯者懼，其使不敢動矣！況此小國乎？」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：「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，吾且斬若！」取軍令狀以還。使者至，羅拜庭下。希亮命坐兩廊，飲食之，護出其境，無一人嘩者。

高麗入貢，使者凌蔑州郡。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庫，乘勢驕橫，至與鈐轄亢禮。時蘇軾通判杭州，使人謂之曰：「遠方慕化而來，理必恭順。今乃爾暴恣，非汝導之不至是。不悛，當奏之！」押伴者懼，為之小戢。使者發幣於官吏，書稱甲子，公卻之，曰：「

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，吾安敢受？」使者亟易書稱熙寧，然後受之。

國朝北方也先，殺其主脫脫不花，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，遣使入貢。上命群臣議所以稱之者。禮部郎中章綸言：「可汗，乃戎狄極尊之號，今以號也先則非宜。若止稱太師，恐為之慚忿，犯我邊郵。宜因其部落舊號，稱為瓦剌王，庶幾得體。」從之。

大同貓兒莊，本北虜入貢正路。成化初年，使有從他路入者，〔邊批：例不可開。〕上因守臣之奏，許之。禮部姚文敏公夔奏請宴賞一切殺禮。虜使不悅。姚諭之云：「故事迤北使臣進貢，俱從正路，朝廷有大禮相待。今爾從小路來，疑非迤北頭目，故只同他處使臣。」虜使不復有言。

〈〔四公皆得馭虜之體。〕〉

蘇頌

蘇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國信使，在虜中遇冬至。本朝歷先北朝一日，北朝問公孰是。公曰：「歷家算術小異，遲速不同。如亥時猶是今夕，逾數刻即屬子時，為明日矣。或先或後，各從本朝之歷可也。」虜人深以為然，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。使還奏，上喜曰：「此對極中事理。」

馬默

宋制：沙門島罪人有定額，官給糧者才三百人，溢額則糧不贍；且地狹難容。每溢額，則取其人投之海中，寨主李慶一任，至殺七百餘人。馬默知登州，痛其弊，更定配海島法，建言：「朝廷既貸其生矣，即投之海中，非朝廷本意。今後溢額，乞選年深、自至配所不作過人，移登州。」神宗深然之，即詔可。著為定制，自是多全活者。默無子，夢東嶽使者致上帝命，以移沙門島罪人事，特賜男女各一。後果生男女二人。

〈〔既活人命，又勸勿惡，真乃菩薩心腸、聖賢遺風。〕〉

于謙

永樂間，降虜多安置河間、東昌等處，生養蕃息，驕悍不馴。方也先入寇時，皆將

乘機騷動，幾至變亂。至是發兵征湖、貴及廣東、西諸處寇盜。於肅愍奏遣其有名號者，厚與賞犒，隨軍徵進。事平，遂奏留於彼。於是數十年積患，一旦潛消。

〈〔用郭欽徙戎之策而使戎不知，真大作用。〕〉

李賢

法司奏，石亨等既誅，其黨冒奪門功升官者數千人，俱合查究。上召李賢曰：「此事恐驚動人心。」賢曰：「朝廷許令自首免罪，事方妥。」於是冒功者四千餘人，盡首改正。

王瓊

武宗南巡還，當彌留之際，楊石齋〈〔廷和〕〉已定計擒江彬。然彬所領邊兵數千人，為彬爪牙者，皆勁卒也。恐其倉卒為變，計無所出，因謀之王晉溪。晉溪曰：「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，令至通州聽賞。」於是邊兵盡出，彬遂成擒。

劉大夏　張居正

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，求大將不得，恃其部落強，徑歸莊浪，以子幼請告。有欲予之大將印者，有欲召還京，予之散地者。劉尚書大夏獨曰：「彼虐，不善用其眾，無能為也。然未有罪。今予之印，非法；召之不至，損威。」乃為疏，獎其先世之忠，而聽其就閒。麟卒怏怏病死。

黔國公沐朝弼，犯法當逮。朝議皆難之，謂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，不易逮，逮恐激諸夷變。居正擢用其子，而馳單使縛之，卒不敢動；既至，請貸其死，而錮之南京，人以為快。

〈〔獎其先則內愧，而怨望之詞塞；擢其子則心安，而巢穴之慮重。所以罷之錮之，唯吾所制。〕〉

劉坦

坦為長沙太守，行湘州事。適王僧粲謀反，湘部諸郡蠭起應之。而前鎮軍鍾玄紹者潛謀內應，將剋日起。坦偵知之，佯為不省，如常理訟。至夜，故開城門以疑之。玄紹不敢發。旦詣坦問故，坦久留與語，而密遣親兵收其家書。〔邊批：已知確有其書，故收亦以塞其口，漫遣也。〕玄紹尚在坐，收兵還，具得其文書本末，因出以質紹。紹首伏，即斬之，而焚其書，以安餘黨，州部遂安。

張濬

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，召之不來，來又不肯釋兵，中外洶洶。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。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，若捕他盜者。因召瓊，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，為設飲食。食已，相顧未發。子羽坐廡下，恐瓊覺事中變，遽取黃紙，執之趨前，舉以麾瓊曰：「下!有敕，將軍可詣大理置對。」瓊愕不知所為。子羽顧左右，擁置輿中，以俊兵衛送獄，使光世出撫其眾，且曰：「所誅止瓊，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。」眾皆投刀曰：「諾。」悉麾隸他軍，頃刻而定。瓊伏誅。

留志淑

中官畢真，逆濠黨也，至自江西，聲勢翕赫，擁從牙士五百餘人，肆行殘賊，人人自危。留志淑知杭州，密得其不可測之狀，白台察監司陰制之。未幾，真果構市人，一夕火其居，延燒二十餘家。淑恐其因眾為亂，閉門不出，止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。餘數日，果與濠通。及真將發應濠，台察監司召淑定計。先提民兵，伏真門外，監司以常禮見，出。淑入，真怒曰：「知府以我反乎？」應曰：「府中役從太多，是以公心跡不白。」因令左右出報監司。既入，即至堂上，執真手與語當自白之狀。〔邊批：在我掌握中。〕眾共語遣所不籍之人，以釋眾疑。真倉卒不得已，呼其眾出，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，偽與真入視府中，見所藏諸兵器，詰曰：「此將何為也？」真不能答，乃羈留之。奏聞，伏誅。

王益

王益知韶州，州有屯兵五百人。代者久不至，欲謀為變。事覺，一郡皆駭。益不為動，取其首五人，即日斷流之。或請以付獄，不聽。既而聞其徒曰：「若五人者繫獄，當夜劫之。」眾乃服。

賈耽

賈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，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。澤既反命，方大宴，有急牒至，以澤代耽。耽內牒懷中，顏色不改，宴罷，即命將吏謁澤，牙將張獻甫怒曰：「行軍自圖節鉞，事人不忠，請殺之！」耽曰：「天子所命，即為節度使矣。」即日離鎮，以獻甫自隨，軍府遂安。

沈演

萬曆年間，女真虜人阿卜害等一百七員進貢到京。內工孛羅、小廝哈額、真太三名為首，在通州驛遞橫肆需索。州司以聞。時沈演在禮部客司，議謂本東夷長，恭順有年，若一概議革，恐孤遠人向化之心。宜仍將各向年例正額賞賜，行移內府各衙門關出給散，以彰天朝曠蕩之恩；止將工孛羅等三名，革其額賞。行文遼東巡撫，執付在邊酋長，諭以騷擾之故，治以虜法。俟本人認罪輸服，方准補給。

沈何山〈〔演〕〉云：客司，古典屬國。郵人騷於虜，不能不望鈐束，然無以制其命。初工孛羅等見告，諭以罰服，驁弗受也。與賞以安眾，革三人賞以行法。三人頭目，能使其眾者，且積猾也，然離眾亦不能嘩，遂甘罰服。此亦處騷擾之一法。

王欽若

王欽若為亳州判官，監會亭倉。天久雨，倉司以米濕，不為受納。民自遠方來輸租者，深以為苦。欽若悉命輸之倉，奏請不拘年次，先支濕米。〔邊批：民利於透支，必然樂從。〕太宗大喜，因識其名，由是大用。

〔馮述評〕

紹興間，中丞蔣繼周出守宣城，用通判周世詢議，欲以去歲舊粟支軍食之半。群卒惡其陳腐，橫梃於庭，出不遜語。僉判王明清後至，聞變，亟令車前二卒傳諭云：「僉判適自府中來，已得中丞台旨，令盡支新米。」群囂始息。然令之不行，大非法紀。必如欽若，方是出脫惡米之法。

令狐鏐　李德裕

宣宗銜甘露之事，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，公欲盡誅之，而慮其冤，乃密奏牓子云：「但有罪莫舍，有闕莫填，自然無類矣。」

〔馮評〕

今京衛軍虛籍糜餼，無一可用。驟裁之，又恐激變。若依此法，不數十年，可以清伍。省其費以別募，又可化無用為有用。

先是諸鎮宦者監軍，各以意見指揮軍事，將帥不得專進退。又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，其在陣戰鬥者皆怯弱之士。所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。李贊皇乃與樞密使楊鈞義、劉行深議，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，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，有功隨例沾賞，自此將帥得展謀略，所向有功。

呂夷簡

西鄙用兵』大將劉平戰死。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，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，故平失利。詔誅監軍黃德和，或請罷諸帥監軍。仁宗以問呂夷簡，夷簡對曰：「不必罷。但擇謹厚者為之。」仁宗委夷簡擇之。對曰：「臣待罪宰相，不當與中貴私交，何由知其賢否？願詔都知、押班，但舉有不稱者，與同罪。」仁宗從之。翼日，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。士大夫嘉夷簡有謀。

〔馮述評〕

殺一監軍，他監軍故在也；自我罷之，異日有失事，彼借為口實，不若使自請罷之為便。文穆稱其有宰相才，良然。惜其有才而無度，如忌富弼，忌李迪，皆中之以小人之智，方之古大臣，邈矣！

李迪與夷簡同相，迪嘗有所規畫，呂覺其勝，或告曰：「李子柬之慮事，過於其父。」夷簡因語迪曰：「公子柬之才可大用。」〔邊批：奸！〕即奏除兩浙提刑，迪父子皆喜。迪既失柬，事多遺忘，因免去。方知為呂所賣。

王守仁

陽明即擒逆濠，囚於浙省。時武廟南幸，駐蹕留都。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。〔邊批：此何事，乃可戲乎？〕俟聖駕親征擒獲，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。陽明責中官具領狀，中官懼，事遂寢。

〔馮述評〕

楊繼宗知嘉興日，內臣往來，百方索賂，宗曰：「諾。」出牒取庫金，送與太監買布絹入餽，因索印券附卷歸案，以便他日磨勘，內臣咋舌不敢受。事亦類此。

江彬等忌守仁功，流言謂「守仁始與濠同謀，已聞天兵下征，乃擒濠自脫」，欲並擒守仁自為功。〔邊批：天理人心何在？〕守仁與張永計，謂「將順天意，猶可挽回萬一；苟逆而抗之，徒激群小之怒」，乃以濠付永，再上捷音，歸功總督軍門，以止上江西之行，而稱病淨慈寺。永歸，極稱守仁之忠及讓功避禍之意，上悟，乃免。

〔馮述評〕

陽明於寧藩一事，至今猶有疑者。因宸濠密書至京，欲用其私人為巡撫，書中有「王守仁亦可」之語，不知此語有故。因陽明平日不露圭角，未嘗顯與濠忤。濠但慕陽明之才而未知其心，故猶冀招而用之，與陽明何與焉？當陽明差汀贛巡撫時，汀贛尚未用兵，陽明即上疏言：「臣據江西上流，江西連歲盜起，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，以便行事。」而大司馬王晉溪覆奏：「給與旗牌，大小賊情，悉聽王某隨機撫剿。」陽明又取道於豐城，蓋此時逆濠反形已具，二公潛為之計，廟堂方略，已預定矣。濠既反，地方上變告，猶不敢斥言，止稱「寧府」。獨陽明上疏聞稱「宸濠」，即此便見陽明心事。

朱勝非

苗、劉之亂，勤王兵向闕。朱忠靖〈〔勝非〕〉從中調護，六龍反正。有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，令將部曲之任。時朝廷幸其速去，其黨張達為畫計，使請鐵券，既朝辭，遂造堂袖札以懇。忠靖顧吏取筆，判奏行給賜，令所屬檢詳故事，如法製造。二凶大喜。明日將朝，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事，速命延入。宿曰：「昨得堂貼，給賜二將鐵券，此非常之典，今可行乎？」忠靖取所持貼，顧執政秉燭同閱。忽顧問曰：「檢詳故事，曾檢得否？」曰：「無可檢。」又問：「如法製造，其法如何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

又曰：「如此可給乎？」執政皆笑，宿亦笑，曰：「已得之矣。」遂退。

〔馮述評〕

妙在不拒而自止。若腐儒，必出一段道理相格，激成小人之怒；怒而懼，即破例奉之不辭矣！

李泌

唐因河隴沒於吐蕃，自天寶以來，安西、北庭奏事，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，歸路既絕，人馬皆仰給鴻臚。禮賓委府縣供之，度支不時付直，長安市肆，不勝其弊。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，皆有妻子，買田宅，舉質取利甚厚。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，得四千人，皆停其給，胡客皆詣政府告訴，泌曰：「此皆從來宰相之過，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？今當假道於回紇，或自海道，各遣歸國，有不願者，當令鴻臚自陳，授以職位，給俸祿為唐臣。人生當及時展用，〔邊批：又好言以慰之，豈可終身客死耶？〕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。泌皆分領神策兩軍，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衙，餘皆為卒，禁旅益壯，〔邊批：一舉兩得。〕鴻臚所給胡客才十餘人，歲省度支錢五十萬。

費宏　胡世寧

鑄印局額設大使，副使各一員，食糧儒士二名。及滿，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，請托者半之，當事者每難處分。費宏為吏部尚書，於食糧二名外，預取聽缺者四人，習字者四人，擬次第補，度可逾十數年。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跡。

土官世及，輒轉展結勘，索賂土官，土官以故怨叛，輕中朝諸人。胡公世寧令土官生子，即聞府；子弟應世及者，年且十歲，朔望或有事調集，皆攜之見太守，太守為識年數狀貌。父兄有故，按籍為請官於朝。土官大悅服。

〔馮述評〕

不唯省臨時結勘之煩，且令土官從幼習太守之約束，而漸消其桀驁之氣，真良策也。

蔣瑤

蔣恭靖瑤，正德時守維揚。大駕南巡，六師俱發，所須夫役，計寶應、高郵站程凡六，每站萬人。議者欲悉集於揚，人情洶洶。公唯站設二千，更番迭遣以迎，計初議減五分之四，其他類皆遞減。卒之上供不缺，民亦不擾。

時江彬與太監等挾勢要索，公不為動。會上出觀魚，得巨魚一，戲言直五百金。彬從旁言：「請以畀守。」促值甚急，公即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以進，曰：「臣府庫絕無緡錢，不能多具。」上目為酸儒，弗較也。一日中貴出揭帖，索胡椒、蘇木、奇香異品若干，因以所無，冀獲厚賂。時撫臣邀公他求以應，公曰：「古任土作貢；出於殊方，而故取於揚，守臣不知也！」撫臣厲聲令公自覆，公即具揭帖，詳注其下曰：「某物產某處。揚州係中土偏方，無以應命。」上亦不責。又中貴說上選宮女數百，以備行在，撫臣欲選之民間。公曰：「必欲稱旨，止臣一女以進。」上知其不可奪，即詔罷之。

汪應軫

汪應軫當武宗南巡，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，廷杖幾斃，出守泗州。泗州民惰，弗知農桑。軫至，首勸之耕，出帑金，買桑於湖南，教之藝。募桑婦若干人，教之蠶事。郵卒馳報，武宗駕且至，他邑彷徨勾攝為具，民至塞戶逃匿。軫獨凝然弗動，或詢其故，軫曰：「吾與士民素相信，即駕果至，費旦夕可貸而集，今駕來未有期，而倉卒措辦，科派四出，吏胥易為奸，倘費集而駕不果至，則奈何？」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，伺侯彌月，有凍餓死者。軫命縛炬榆柳間，以一夫掌十炬。比駕夜歷境，炬伍整飭，反過他所。時中使絡繹道路，恣索無厭。軫計中人陰懦，可懾以威，乃率壯士百人，列舟次，呼諾之聲震遠近，中使錯愕，不知所為。軫麾從人速牽舟行，頃刻百里，遂出泗境。後有至者，方斂戢不敢私，而公復禮遇之。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。武宗至南都，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，蓋中使銜軫而以是難之也。軫奏「泗州婦女荒陋，且近多流亡，無以應敕旨。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，倘蒙納之宮中，俾受蠶事，實於王化有裨。」詔且停止。

沈啓

世宗皇帝當幸楚，所從水道，則南京具諸樓船以從。而上或改道，耗縣官金錢；具而上猝至，獲罪。尚書周用疑以問工部主事沈啓。啓曰：「召商需材於龍江關，急驛偵

上所從道，以日計，舟可立辦。舟而歸直於舟，不舟而歸材於商，不難也。」上果從陸，得不費水衡錢矣。

中貴人請修皇陵，錦衣朱指揮者往視，啓乘間謂朱曰：「高皇帝制：皇陵不得動寸土，違者死。今修不能無動土，而死可畏也。」朱色懾，言於中貴人而止。

范槓

景藩役興，王舟涉淮。從彭城達於寶應，供頓千里，舳艫萬餘艘，兵衛夾途，錦纜而牽者五萬人。兩淮各除道五丈，值民庐則撤之。木賈傍庐置敝舡，覆土板上，〈〔邊批，奇想。〕〉望如平地，居者以安。時諸郡括丁夫俟役，呼召甚棘。木賈略不為儲待，漕撫大憂之，召為語，槓謾曰：「明公在，何慮耶？」漕撫怫然曰：「乃欲委罪於我，我一老夫，何濟？」曰：「非敢然也，獨仰明公，斯易集耳。」曰：「奈何？」槓曰：「今王舡方出，糧舡必不敢入閘，比次坐候，日費為難，今以旗甲守舡，而用其十人為夫，彼利得僦直，趨役必喜，第須一紙牌耳！」曰：「如不足何？」曰：「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，役畢必道淮而反，若乘歸途之便，資而役之，無不樂應者，則數具矣。」都御史大喜稱服。槓進曰：「然而無用也。」復愕然起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方今上流蓄水，以濟王舟。比入黃，則各閘皆泄，勢若建瓴，安用眾為？」曰：「是固然矣，彼肯恬然自去乎？」曰：「更計之，公無憂。」都御史歎曰：「君有心計，吾不能及也！」

先是光祿寺札沿途郡縣具王膳，食品珍異，每頓直數千兩。槓袖《大明會典》爭於撫院曰：「王舟所過州縣，止供雞鵝柴炭，此明證也，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，此窮州僻縣，何緣應奉乎？」撫按然之，為咨禮部。部更奏，令第具膳直。王每頓二十兩，妃十兩。省供費巨萬計。〈〔邊批，具直則宵小無所容其詐矣。〕〉比至，槓遣人持錠金逆於途，遺王左右曰：「水悍難泊，唯留意。」於是王舟皆窮日行，水漂疾如激箭。三泊，供止千三百。比至儀真，而一夕五萬矣。多少難題目，到此公手，便是一篇絕好文字。

張瀚

張瀚知庐州府，再補大名。庚戌羽當薄都門，詔遣司馬郎一人，持節徵四郡兵入衛。使者馳至真定，諸守相錯愕，且難庭謁禮，躊躇久之。瀚聞報，以募召游食，飢附飽颺，不可用。披所屬編籍，選丁壯三十之一，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餉，〔邊批：尤妙。〕得精

銳八百人。〔邊批：兵貴精不貴多。〕馳謂諸守：「此何時也，而與使者爭苛禮乎。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，顧《春秋》之義，以王人先諸侯，要使令行威振耳。借令傲然格使者，其謂勤王何？」諸守色動，遂俱入謁。瀚首請使者閱師。使者卉然曰：「何速也？」比閱師，則人人精銳，絕出望外，使者乃歎服守文武才。

韓琦

英宗初即位，慈壽一日送密札與韓魏公，諭及上與高後不奉事，有「為孀婦作主」之語，仍敕中貴俟報。公但曰：「領聖旨」。一日入札子，以山陵有事，取覆乞晚臨後上殿獨對，〔邊批：君臣何殊朋友。〕謂：「官家不得驚，有一文字須進呈，說破只莫泄。上今日皆慈壽力，恩不可忘，然既非天屬之親，但加承奉，便自無事。」上曰：「謹奉教。」又云：「此文字，臣不敢留，幸宮中密燒之；若泄，則讒間乘之矣。」上唯之，自後兩宮相歡，人莫窺其跡。

〔馮述評〕

宋盛時，賢相得以盡力者，皆以動得面對故。夫面對便則畏忌消而情誼洽，此肺腑所以得罄，而雖宮闈微密之嫌，亦可以潛用其調停也。此豈章奏之可收功者耶？雖然，面對全在因事納忠，若徒唯唯諾諾一番，不免辜負盛典。此果聖主不能霽威而虛受耶，抑亦實未有奇謀碩畫，足以聳九重之聽乎？請思之！

趙令郯

崇寧初，分置敦宗院於三京，以居疏冗，選宗子之賢者蒞治院中。或有尊行，治之者頗以為難。令郯初除南京敦宗院，登對，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略。對曰：「長於臣者，以國法治之；幼於臣者，以家法治之。」上稱善，進職而遣之。郯既至，宗子率教，未嘗擾人，京邑頗有賴焉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